

初夏风物暖 童心归少年

六月初夏，清风徐徐，绣球簇拥、玫瑰含香、月季嫣然，漫山遍野的花草晕开夏日烂漫。田野间蛙声四起，林间雀鸟啾鸣，鲜活的夏景铺满大地。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，置身这般熟悉的景致，心底思绪翻涌，瞬间穿越时光，重回天真烂漫的儿时岁月。

小时候的六一，没有隆重的庆典，没有精致的礼物，却有着长大后再也寻不到的纯粹快乐。记忆里的老家小院，是整个夏天最温柔的港湾。篱笆边的玫瑰悄然绽放，暗香浮动，墙角的月季月月常开，岁岁明媚，一团团粉白浅蓝的绣球缀满枝头，风拂过，花香混着乡间泥土的清爽气息，扑面而来，治愈又温柔。

初夏的清晨，是被鸟鸣唤醒的。天刚蒙蒙亮，林间的小鸟便叽叽喳喳闹个不停，待到傍晚时分，田间蛙鸣此起彼伏，一静一动，勾勒出最生动的夏日画卷。每逢六一，卸下课业的束缚，便是我们最自在的时光。我总会约上隔壁的小

伙伴，光着脚丫踩上温润的田埂，青草挠着脚心，晚风拂着脸颊，满心皆是欢喜。我们追着彩蝶奔跑，蹲在草丛里捉蚂蚱、找蝈蝈，趴在田边看小鱼穿梭嬉戏，简简单单的田间嬉戏，就能填满一整个夏日的快乐。

儿时的节日，藏着最质朴的仪式感。母亲总会早早准备好一身干净的新衣，朴素素雅，却是我心中最珍贵的衣服。攥着几角的零花钱，飞奔到村口小卖部，买一支冰冰凉凉的绿豆冰棍、一袋酸甜爽口的小糖果，一口清甜入喉，瞬间驱散夏日燥热，甜意从舌尖蔓延到心底。午后阳光和煦，我们围坐在花树下乘凉，翻看泛黄的童话书，细数层层叠叠的花瓣，叽叽喳喳聊着不切实际的小梦想，时光慢悠悠流淌，温柔又惬意。

最难忘的是夏日的傍晚。夕阳染红漫天云霞，晚风褪去白日燥热，大人们搬着板凳坐在院中闲话家常，我们这群孩童依旧精力充沛，在花丛边追逐打闹，在田

埂上嬉笑奔跑。偶尔摘下一朵娇艳的月季，亲手编成小巧的花环戴在头顶，或是拾起飘落的玫瑰花瓣，小心翼翼夹在课本扉页，把夏日的花香、童真的美好，悄悄珍藏。那时的我们，没有生活的琐碎，没有前路的焦虑，眼底是繁花盛景，心中是纯粹赤诚，日日欢愉，岁岁无忧。

年少时的我们，总迫切盼着长大。总以为成年之后便能随心所欲、奔赴山海，却浑然不知，当下蛙鸣鸟啼、繁花遍野、挚友相伴的寻常夏日，是此生独一无二、再也复刻不来的珍贵时光。新衣的雀跃、冰棍的清甜、田间的追逐、花间的嬉笑，这些细碎又平凡的瞬间，拼凑成我们最滚烫、最治愈的童年记忆。

时光匆匆，岁月辗转。我们一路成长，一路奔赴，渐渐褪去稚嫩的稚气，扛起生活的责任，在人间烟火里步履匆匆。曾经肆意奔跑的少年慢慢成熟稳重，曾经朝夕相伴的乡间田野、小院繁花，也渐渐藏进了记忆深处。

如今再逢六一，又见绣球盛放、月季嫣然，再闻蛙鸣阵阵、百鸟清啼。岁岁风物依旧，只是心境已然不同。满目熟悉的夏景，轻轻叩开尘封的记忆，所有的奔波疲惫尽数消散，一念起，便重回那个无忧无虑、肆意开怀的年少盛夏。长大后才懂得，世间最美的风景，从来不是远方的山海，而是回不去的童年时光。

六一从来不止属于孩童，更属于每一个心怀童真的成年人。岁月会增添年岁，沉淀阅历，却无法磨灭心底的赤诚与温柔。那些藏在初夏风物里的童年趣事，早已化作无形的力量，治愈着我们往后的岁岁年年。

初夏明媚，童心未老。愿我们遍历人间烟火，依旧留存纯粹本心；历经世事千帆，依旧心怀热烈热爱。不负盛夏风物，不负年少初心，永远保持澄澈与温柔，向阳而行。六一，祝我们所有人，节日快乐，永远怀揣着年少时的热烈与勇气。

(陈书妮)

难忘槿花旧时香

记忆深处的故乡，始终萦绕着一缕淡淡的木槿花香。每个夏日清晨，我睁眼醒来，院前一树树淡粉的木槿，便迎着晨风缓缓舒展，轻轻落进了眼里。

村里的小孩都很调皮，总喜欢扯下几个树枝，当做木剑到处挥舞，追跑打闹间，嘴里还嚷嚷着要做斩妖除魔的小英雄。我家院里的木槿枝繁叶茂，生得最为舒展，自然成了孩子们最惦记的去处。

外婆平日里听收音机，总习惯把音量调得极大，隔着院墙都能听见声响，可唯独在护着院里花木时，耳朵格外灵敏，总能隔着半扇门就察觉动静，挥着手里的蒲扇就把小调皮们赶得四散跑开。

我凑过去好奇道：“这些花多得是，折几个又不碍事。”

外婆点着我的额头笑，数落我小孩子家家不懂事：“这木槿花炒酸菜、炒五花肉，可是顶好的味道，怎么能随便糟蹋？”

那时的我总觉得可惜。枝头的木槿花开得清雅恬淡，安安静静、落落大方，本该迎风盛放、装点盛夏，偏偏要被摘下

入锅，终究太过辜负这份美好。

后来我去城里读书，只有暑假才能回村里。每次回来，正好能赶上木槿花开，满树的粉蕊缀着枝头，跟着温热的夏风轻轻摇曳，温柔缱绻。偶尔遇上骤雨倾盆，有些花瓣被雨水打落，轻轻坠进泥土，染了几分烟火尘土；余下的花朵依旧傲然立于枝头，剔透的雨珠裹着花瓣，在天光下折射出细碎温柔的微光，干净又澄澈。

这个时候，外婆便开始折下这些木槿花，说开得早太生，太晚的又吃得老，开得正好的才合适。

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地道的木槿花炒酸菜，就是在那个夏天。守在老旧的灶台边，我静静看着外婆忙碌的身影：她熟练地把五花肉切成厚薄均匀的肉片，又把小米椒和蒜末细细剁碎。我循着外婆的嘱咐，搬来墙角放了很久的酸菜坛，看着她捞出几根腌得透亮的酸菜，切好备用。

灶火燃起，先下五花肉片，猪肉在高

温的作用下慢慢被煎出油脂，滋滋作响。再加入酸菜与各式调料翻炒入味，浓郁的香气渐渐填满整个厨房，顺着窗缝飘向街巷。连路过的邻居都要笑着喊一句：“阿婆今天又做什么好吃的，香得我家娃都不肯走了。”

而木槿花，就是这道菜最关键的精华。外婆深谙做菜的火候与分寸，常跟我说木槿花娇嫩，切忌久炒，一旦过火便软塌失形，失了独有的清爽口感。只需旺火快翻数下，让花香与锅气相融，就能出锅。

出锅的瞬间，香味瞬间升华。醇厚的肉香与酸菜的酸润交织，裹着一缕淡淡的花香，不喧不躁，层层递进。细细咀嚼，满口都是独属于故乡盛夏的清鲜。那天我就着这道菜吃了两大碗米饭，缠着外婆，盼着次日还能吃到。

后来我慢慢长大，故乡的味道也渐渐被城市的风冲得淡了。如今木槿花随处可见，菜市场里五元钱就能买一斤，街边的饭馆里也总摆着“木槿花炒酸菜”的牌

子，我试过不知多少次，却总觉得比记忆里的味道差了点什么。

又是一年夏天，我特意抽空赶回了久违的外婆家。院前的木槿花还是老样子，开得满满当当、热热闹闹，和我记忆里的模样一模一样。远远地就看见外婆正搬着那个熟悉酸菜坛子，看见我就笑开了，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暖意：“回来啦。”简简单单三个字，瞬间抚平了我一路的奔波和所有的思念。

切五花肉、选酸菜、爆香蒜末……多年过去，做菜步骤一如往昔，分毫不差。蒸腾的热气混着熟悉的香气漫开，在我和外婆之间蒙起一层淡淡的白雾。隔着氤氲烟火，看见外婆鬓角的白发与眼角加深的纹路，心头骤然酸涩，忽然就红了眼，我赶紧低头，悄悄擦了擦眼角的泪。

夏季木槿花的香气是淡淡的，有时还混着灶间浓郁的菜香。可比起这些，更重要的是我和外婆一起度过的、那些平淡却滚烫的，每一寸旧时光。(郑薇)

高考

黄德源

十年默耕待佳期，
一枝独秀天下知。
守得清欢磨锐气，
今朝风采冠群英。

芒种赋

徐宗鹭

芒种风急云低垂，
稻浪起伏翠成堆。
烈日催生千颗实，
天边霞光映晚晖。

在时光的褶皱里，寻一场关于慢的梦

抵达云水谣时，正值午后，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而下，将这片古老的土地晒得暖洋洋的。从泉州出发，不过3小时的车程，却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。身后的城市是快节奏的鼓点，催促着人不断向前；而眼前的云水谣，时间却像是被那潺潺的长教溪水浸泡过，变得黏稠而悠长。

踏入景区，最先迎接我的是那条蜿蜒的鹅卵石古道。据说这条路是明朝百姓一粒一粒铺就的，历经数百年风雨，石头已被打磨得光滑如玉，赤脚踩在上面，脚底传来微微的凉意和凹凸不平的触感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历史的脉搏上。路两旁，百年的老榕树盘根错节，巨大的树冠遮天蔽日，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像是一地碎金在跳舞。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溪边那棵被称为“夫妻树”的古榕。两棵榕树相拥而生，根系在地下紧紧纠缠，枝叶在空中深情对视。当地人传说，在树下的秋千上荡一次，姻缘便会随之而来。看着那随风轻摆

的秋千，我不禁莞尔，这世间最动人的情话，或许不是海誓山盟，而是像这两棵树一样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彼此依靠，不离不弃。

沿着古道前行，怀远楼与和贵楼巍然矗立。不同于一般景点的冷冰冰，这里的土楼是“活”的。走进和贵楼，脚下是建在沼泽地上的奇迹，轻轻跺脚，地面竟会有微微的晃动感，仿佛在诉说着古人“四两拨千斤”的生存智慧。楼内依然居住着简氏的后人，天井里的水井清澈见底，晾晒的衣物随风飘动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

夜幕降临，游客渐渐散去，云水谣才真正露出了它原本的面目。我住在溪边的一家民宿，推开窗，便是流淌的溪水声。那声音不似白昼时的清脆，而是变得低沉而温柔，像是一首古老的摇篮曲。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和远处土楼里透出的昏黄灯光。坐在露台上，点一盏茶，看着月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那一刻，手机早已关机，

所有的焦虑与烦恼都被这温柔的夜色吞噬。

次日清晨，我在薄雾中醒来。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土楼和溪流，整个村庄宛如一幅水墨画。炊烟袅袅升起，与晨雾交织在一起，分不清哪里是人间，哪里是仙境。漫步在空无一人的古道上，听着鸟鸣声唤醒沉睡的山谷，我突然明白，为什么人们总说云水谣是治愈心灵的良药。

在这里，我们不必追赶时间，不必为了打卡而奔波。云水谣教会我们的，是一种“慢”的能力。它让我们懂得，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脚下的卵石路、头顶的古榕树，以及心中那份久违的宁静。

离开时，我回头望了一眼那片青山绿水。云水谣，不仅仅是一个地名，更是一种心境。它提醒着我，无论走得多远，都不要忘记给心灵留一个可以“慢”下来的角落。(戴斌毅)